

莊子

無求齋
莊子集成續編

34

嚴靈峰編輯

B 223.51

儲

館印行

無求齋莊子集編續編
(四十三)

嚴靈峯編輯

藝文印書館印行

齊

齊

PDG

南
華
歷

馬
魯撰

蘇子瞻
題

藝文印書館據清同治九年刊本影印

蘇子如學

PDG

南華瀝摘萃重刻序
古之著書立說者所
初不計其文之同異
所在且默隨其連轉
之風一變而為詭詭
為恢竒姿肆非其文
異而不苟同也時使
末諸子衆說雜膝競
起然耳自周之為義
義

者有告子外天下外物我者有莊
子莊子之學原本老氏然亦予知
白守黑執雌白下賓則以還為進
以柔克剛近於南方之強莊子所
著內外及雜篇呂仁義為駢枝呂
有生為贅疣輕萬物而重一己甚
至妻死鼓盆與原壤之豈木而歌
放蕩禮法之外其意旨又與老子

不盡同特其文嶮嶂譎怪不可方
物如龍蛇之拏空乘茫把捉如香
象之渡河渺無迹家又如談白銀
宮關不縹緲隱現於瀛洲蓬島間
可望而不可即讀者喜其辭之空靈
敏妙筆之變幻天矯遂不暇究其
宗旨夫此固靈敏妙化天
橋之辭與筆豈惟蒙莊卽孔孟大

時有之予曰不曰如之何
者吾末如之何孟子曰如
無耻轍耻之耻無耻語可
嘗不醫鈍益智願乃習所
不罔兩問景象罔不珠者
為駭耳而驚曰甚矣人之
然所目文論則文夫至矣
官屈宋亦且儉僕固遷固
不可

其宗旨不盡合于大道而訾議
之也降及魏晉六朝其風大競崇
尚清談者皆祖其說故唐陸德明
經典釋文特列書目其注者無慮
孟子七篇之上其為之析者致大
數十家而郭象之妙析哥致大
暢元風為最上然孝莊說軌尚秀
初注南華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

而卒有郭象者為人薄行而有雋
中乃竊為己言自注秋水至樂又
多馬蹄一篇餘則點定文句而世
遂侈為美談曰郭象注莊莊注郭
家此呂見佗者之妙於前愈不可
兼注者之妙於後而如乎族禮南
苑先生南華瀝摘萃一書就其所
獨會心者支節解不襲常綴璣

不涉虛談元得魚兔而不忘荃蹄
是為善釋莊子編中獨論堯觀手
華封一條為最正則又非徒取其
文辭而顧宗旨者以絜之象秀
各家之注古顧今人同乎未可知
也爰亟付剞劂存先生遺稿而
並與乎向所嗜讀莊子之文者
溯其源流同異而妄為論說如此

同治庚午十月喬孫馬先豈謹撰

南華瀝摘萃

大荔馬 魯希曾甫編

內篇逍遙遊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
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
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辨也

白圭足不履九州不遇懷襄之患故祇知以隣爲壑應笑

大禹之四載見乘八年在在外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呿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掇之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

泝音瓶泝音薛漂也

統音曠絮也絮于水上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

爲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

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泝統則所用之

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

其瓠落無用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王羲之早年書法不過換鷺一羣而聖教序則字易金錢
吳道子早年畫驢不過踏破僧具而鍾馗像則名噪朝廷
皆舍小用而爲大用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本大擁腫而不中繩
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
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畢身而伏以
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機辟死于網罟今天鰲牛

鰲音推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

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
所困苦哉

莊子之言大而無用如大樹之無所可用而亦無所困苦
此其爲逍遙遊也使巧言逢世終必罹害則爲狸狌之類
矣

齊物論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
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及因是也

宋王德用屯兵定州給軍糧將以黑白二米給軍士軍士
以米黑譁德用責吏曰我不令女先給白後給黑乎胡不

導軍士皆平狙公以朝暮倒其三四而數猶是德用以先
後倒其黑白而物猶是其駕馭之法一也

齧缺問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
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
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
食芻豢麋鹿食薦螻且甘帶鴟鴞嗜鼠且音疽卽且四者孰
知正味編但似猿其雄麋與鹿交亦曰螻蛆鱗與魚游
喜與雌猿交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